





# 魏文靖公文

# 集

蕭山存問堂藏板



南齋先生魏文靖公檄舊紙  
 人品不同文體亦異故有典則之  
 文有富麗之文有清峻之文鋪張  
 道德裨益風化粹然而純正暢然  
 而明達此典則之文有德者之言  
 也新奇雄贍膾炙人口沛若江河  
 決蔚若蛟龍翔鏘若金石



麗之文才人之言也崇志節尚恬  
淡塵視軒冕猥視聲利孤高峻拔  
有脫塵離俗之態此清峻之文抱  
道守正者之所為也是三者皆世  
之所尚而不可無者然究其極則  
亦有不同者焉南齋魏先生文靖  
公始由乙科進士為教松江即有

大志以作興人材為己任其設教  
也務先德行而后文藝日每坐齋  
與諸生同講習益得以肆力於文  
學夜必再詣校舍二鼓聞有書聲  
者則遺以一茶至三鼓不輟者更  
遺之以粥由先生徒感奮勉於進  
脩人材咸出若夫學士錢公溥大

司馬張公鑿輩皆其內人也用大臣  
薦入為太常博士清慎一節五遷而  
至南京吏部尚書年七十餘四疏請  
老始獲致仕家居十數年復蒙  
恩詔進階一品榮祿大夫又越數年  
耄及期頤矍鑠如壯事聞于  
上特遣行人賚

勅存問制有曰尚書魏驥壽及百  
齡兼有德望朕深嘉悅之褒寔異  
典也逮公薨有司具  
聞上深悼惜特謚文靖並賜塋祭  
公仲子寧國令完遵公遺言詣  
闕懇辭得免營塋時郡縣適饑有  
司得存工價以賑卹鄉民又感公

身後之惠云公為文一本諸性情  
所發而根於理道初不事雕刻務  
奇巧千言下筆立就無不合程  
度文名與德望並隆致人之求之  
者屢接戶外殆無虛日公亦不辭  
每樂應之積累歲月篇章甚富姑  
蘇葉文莊公誌其墓有云公文字

山刊板刻幾遍天下信然也其稿  
具存皆公親書寧國君嘗編次成  
帙將圖梓行賫志而沒鍾忝館甥  
幸獲拜觀而編閱之起而嘆曰惟  
公知才正學充諸內而形于言粹  
然道德之敷陳真典則之文有非  
工富麗尚清峻者之所能及也其

可以不傳乎但其簡帙浩繁未易  
編刻迺再閱原稿凡題上有一點註  
者皆公墨蹟玩其詞意其有補于  
事者也因摘取以刻諸梓蓋六千  
百中纔什一耳名之曰南齋先生  
魏文靖公摘稿夫是稿也固不足  
為公重輕使四方後覺聞公名而

不知者得此而觀之未必不因其  
言以求其中之所存則庶幾知公  
之所以居大位享大名而成德業  
者有由然也因之感發真起而知  
所効慕亦進德之一助則是稿不  
為徒刻且以畢吾外舅寧國君之  
志於鍾岳得少盡夫景仰之萬一

云爾教偕序其篇端如此公名驥  
字仲房南齋其號也紹興蕭山人  
年九十八無疾而薨別有遺事錄  
傳于世云

弘治十一年歲在戊午三月吉日  
賜進士出身通奉大夫福建布政  
司左布政使錢塘洪鍾

重訂文靖公詩集叙

魏文靖公為一代坦學之宗其名位  
與壽俱之以配毛德為其朴泉而沈  
重灼也世不銳毛姓名及乎自世而  
學士大夫豈不好毛祠像又何必尋章



摘句闕長于雕篆之技也。然性之四友  
已失。蜂蟻亦何心于擅坊。亦不妨於  
自得。鄭端簡公嘗評之曰：公性好吟  
哦，夫以道情不來，雕飾自有雋味。  
昔考亭夫子向步趨陳拾遺為詩。

長不墮者，宋法詩人多理之，存故。

胡元瑞評之云：高在感興，然以名理  
為宗，實以辨澹格調。宋人以此為多，古  
意亦寡。乞被剗釋六經，案已併盡。千  
古考求，日餘浚，暇及此，才望焉哉。乃

心名亞之業大儒之骨襟也之韵  
之可咏可歌不必推敬如练之自迥乎  
不同也文靖公逸余迹传海内歷年既  
久飛板刻缺予同字王子自牧有之  
訂正補緝之後兌兌至是既後字孔

法其斐然之身亦正統後學孔治之而  
為名臣為大儒耳宋之魏文靖公卒于  
宋理宗之嘉熙元年丁酉矣及百有為  
元之既元年而備後鶴山公院公有亮  
公伯生為之記之魏文靖公卒于成化七年

康熙五十七年康熙已示安三百餘年而循緝其  
全集以行予忝與伯造同名安得與不  
為一序哉事固有曠百世而相感者矣

康熙己示長及日



方進士同己後學牙某之冠并書

修刻魏文靖公文集序

前此無論自明初起以至於今  
凡三百年吾邑賢士大夫代不  
乏人而其以德以年以位三者  
並隆兼茂而聲稱滿盈天下者  
惟魏文靖公一人其他賢士大  
夫官輟所至忠廉勤惠非不聞

於當時然沒則泯滅而不彰惟  
考誌乘始能知其姓氏而公則  
雖婦人女子無不知有公據其  
遺行以頌其德自公卒後迄今  
二百餘年日益轉盛蓋公內懷  
耿介而出之以忠信外和粹祇  
慎不為峻絕之行而清嚴不可

犯貌弱不勝衣而耄期矍鑠如  
壯至其直已而行難進易退之  
節見於史傳者天下無不望其  
風采公又興學設教人感其化  
修陂瀦水邑被其澤故雖百世  
之下四海之士望之如不可攀  
至其地觀廟貌而益恭聞其風

序二  
而無不私心嚮往也况予小子  
在桑梓之地沐浴其遺澤者哉  
而公固嘗肆力於翰墨溢道德  
以為文章抒性情而成歌詠其  
磅礴於筆札之間者無不以清  
明澹雅之思發為高朗安舒之  
象而無曲隱之情斧藻之跡此

洪尚書鐘所謂有道之言也而  
公修德於已簡易可親天下之  
士以翰墨晉接公之前者無論  
賢愚貴賤靡不揚其游波任人  
挹取當時戶外之屨常滿夫愛  
其人猶及屋上之烏况其心思  
乎哉而舊刻歷世久遠簡編朽

蠹幸有存者而梓間刊樊字畫  
差舛予小子懼先正文章從茲  
廢絕詳求初本叅繹較讎補綴  
闕失正其模字使已刊之編燦  
然如舊三百年官非翰苑而以  
文謚者世無多人惟公與家文  
成公最著今文成之集傳誦徧

天下而公闕焉無聞斯固鄉土  
生其後者之恥也公與文成德  
相若而功不及至齒幾倍之蓋  
文成臨事規撫兼用知計而公  
則湛靜端厚口不言人過而人  
自化其德此仁者之所以壽與  
其他大臣不及公齒者甚衆然

其他大臣皆翩翩黻之間日  
月既久而後能以傑出之姿卓  
犖之行垂大名於天下而公未  
久立於朝徒以盛德凝重天下  
望而知其不可躋聞而信其有  
不可虧之節則公之在當時不  
必有蓋世之跡而天下咸知其

行可為坊表者此公之文章不  
必有御華之巧而天下咸知實  
之可以不刊者也公其推誠以  
立辭者哉

全里後學王余高頓首



附錄

通紀憲章錄載全

景泰元年十一月上皇萬壽聖節禮部請群臣朝  
帝詔免朝

南京吏部尚書魏驥進表至京以老乞骸骨許之  
內閣陳循驥考試時所取士也來請見曰先生位  
雖冢宰然未嘗立於朝願少待事在吾輩而已驥  
不從退謂人曰渠將朝廷事為一已事安得善終  
驥浙江蕭山人初舉鄉試為松江訓導教有成效  
以薦陞太常博士累遷至今官為人端厚祇慎簡



約勤廉前後居官有聲臞然若不勝衣雖王振亦  
禮重之贄見惟怕一方振亦不較

荃宰紀要

魏驥字仲房蕭山人永樂三年鄉舉為松江訓導  
汲、造就人才諸生讀書學宮夜分携茶勞問諸  
生益感激自奮三考復留十四年師達薦陞太常  
博士宣德初陞員外轉南太常少卿正統十三年  
陞尚書景泰初致仕年已七十七矣公常至京師  
大學士陳循公所取士謁公曰先生雖位冢宰未  
得立朝願少待公曰君為輔臣宜為天下進賢才

不得私一座主循甚愧

裕陵復位進榮祿大夫居家二十年布袍糲食不  
治生產端厚祗慎簡約廉勤願徑直好別白君子  
小人權要人不悅性好吟咏矢口適情不求彫飾  
自有雋味成化間存問遺書子完營墳墓有司請  
如例葬祭完敬辭公身不勝衣言不出口清德雅  
望海內達尊卒年九十八謚文靖

彭韶曰百年眉壽天官上卿盛德雅望遠邇著稱  
海內達尊莫之抗衡謙虛守禮簡朴性成好學不  
猷篤老精明使臣就問特眷聖情辭免後事遺世

準繩

袁黃曰公居吏部秉公持衡請謁不通務為國家  
得真才觀其拒陳循之言則其推轂士類一本於  
體國誠心視世之樹私門桃李者大逕庭矣嗚呼  
魏有毛玠乘柴車而仕路以清我朝有魏公布袍  
糲食而天下敬慕其德國有老成則典型攸賴達  
尊之譽豈虛語哉

獻徵錄

魏驥字仲房浙江蕭山縣人由己榜授松江府學  
訓導善於教人以身先之諸生多有成就與脩永

樂大典吏部尚書師達薦陞太常寺博士 太宗  
謂達曰劉履節九年御史我 皇考方授以此職  
不輕以與人也宣德初陞考功員外郎歷陞太常  
少卿試行在吏部左侍郎尋實授驥端慎廉約雅  
有德望正統中雖太監王振蔑視士大夫於驥亦  
禮重之值畿內蝗奉勅巡視問民疾苦既而以老  
辭調禮部復辭改南京吏部以優待之戊辰進尚  
書屢稱老不許景泰改元始得請致仕年已七十  
七矣驥好學老而不倦家居二十餘年不別治生  
惟以文學自娛天順甲申詔進階崇祿大夫成化

辛卯監察御史梁昉請特加優禮上為之遣行人  
持勅存問賜以羊酒月給米三石勅未至以先卒  
時年九十有八時成化八年正月卒之日神爽不  
亂盥漱就枕倏然而逝遺書戒其子鴻臚序班完  
慎勿以葬事擾鄉里賜謚文靖論者謂自古大臣  
之最壽者惟宋文彥博而驥年比之尤高蓋古今  
罕有云

維風編

魏文靖公驥讀書山寺中見一毒蛇方化鱉惡而  
避之俄有漁者捕之以去公懼傷人追買棄之貨

僧錢以償既以博士起家累官吏部侍郎奉命往  
南都考察京官舍官舍止携一蒼頭歷年所積俸  
貲携之不可歸之無人乃召同鄉同年子官刑曹  
郎者付之其人請封鑰公怫然曰後生輩何待前  
輩薄乎其人不敢復言時有子壻從官舍如其輕  
重款識為偽銀而盡盜其真者比公南都竣事歸  
出俸銀令銀工碎之則偽也公意部司之弊嘆曰  
近來官員無良一至是乎乃又出柴薪銀猶夫偽  
也銀工私與蒼頭曰昔有某官舍人嘗為此物出  
自予手將無是乎蒼頭以告公戒之曰慎勿洩彼

將不安矣寧亡金可使失權乎已而刑曹郎陞辰  
州知府請教於公公曰君鍊事體又精刑名何郡  
之足為第須勅舍中雖至親不可忘防檢刑曹恒  
念其語不置已舍中人稍露其事辰州入覲乃  
携其俸入盡數以償公駭曰君誤矣柰何以不明  
跡加人不贖乎予銀具在未有以偽易者迄不受  
比以南京太宰致仕歸晨夕田間布衣芒屨首竹  
笠以課傭作與野峻雜處不少崖異云

紹興府志

魏驥字仲房蕭山人父希哲洪武中薦知上高鋤

強扶弱德威並著驥生而樸茂永樂三年中乙榜  
授松江訓導召脩永樂大典遷太常博士甲辰從  
征凡軍國大事悉與聞歷太常少卿正統初進吏  
部侍郎畿甸蝗奉命往視悉殄之時中官王振怙  
寵而驕每出公卿無不歛避驥遇之不顧振銜之  
譖於上上以問驥驥慷慨曰臣脩位六卿臣不  
足惜如朝廷何上溫旨慰之尋以老辭調南京  
吏部九載入見乞致仕不許進尚書已已之變條  
陳靖邊之策多見施行景泰初四乞骸骨始得歸  
時年七十有七矣家居二十餘年布袍素食不別

治生唯率鄉人計修湘湖以防水患成化七年九十有八上遣使存問賜以羊酒粟帛未及拜命而卒先有大星隕其隣王文政處中疾既革忽就枕口占云平生不作欺心事一燬靈光直上行儵然而逝其子完以遺命辭免營葬詔送之賜謚文靖驥為人端慎簡默清善自勵頗好別白君子小人品量之下人輒信以為然同列後進有過必面折之不恤怨誹當鄉舉時聞父病不俟撤棘而回事其兄教諭驥老而彌恭在學校嚴師道與諸生冠衣相對不問寒暑蒞官所至崇正抑邪務持大體山川壇獲白兔圻內升瑞麥皆却弗奏在南都時法司因旱恤刑有巨惡王綱者呼寃或以其年少欲緩之驥曰此婦人之仁天道不時正謂此耳獄遂決翌日而雨所著有南齋集松江志水利切要理學正義諸書

蕭山縣志

魏驥字仲房上高令希哲子也出後上高之兄伯雅永樂三年中乙榜授松江府學訓導每夜分潛往號房聽諸生有讀者供之以茶又往尚有讀者供之以粥諸生感奮學業大進而公之名亦起典

試江西凡再往榜首陳循尹鳳岐皆所識拔厥後  
朝省右地如劉學士定之輩多江右人率公兩試  
時所取士也自松江入為太常博士自博士歷官  
太常少卿與修永樂大典累舉同考會試正統初  
進吏部侍郎畿甸蝗奉命往視悉殄之尋調南京  
吏部尚書景泰初四乞骸骨始得歸時年七十有  
七矣家居二十餘年布袍素食不別治生唯率鄉  
人計修湘湖以防水患成化七年公齡九十有八  
上遣使存問賜以羊酒粟帛未及拜命而卒是  
有大星隕其隣王文政庭中公知之忽就枕口占

云平生不作虧心事一點靈光直上行儵然而逝  
其子完以遺命辭免營葬詔從之賜謚文靖公陪  
祀德惠祠以公與楊文靖公均有功於湘湖也公  
為人端慎簡默清苦自勵好別白君子小人事其  
兄主事騏老而彌恭蒞官所至崇正抑邪務存大  
體山川壇獲白兔圻內升瑞麥皆却弗奏所著南  
齋集松江志水利切要理學正義諸書

南齋先生魏文靖公摘稿目錄

前集此兩京居官時之作

第一卷

序五首

記十三首

第二卷

字說四首

題跋十六首

傳四首

第三卷

南齋先生集

附錄

七

墓志銘二首

墓表四首

墓碣銘三首

祭文六首

贊八首

箴一首

第四卷

五言古詩十一首

六言詩一首

七言古詩五首

律詩一百十八首

後集此婦田時自景泰辛未至成化辛卯之作

第五卷

序十八首

譜序七首

第六卷

記二十首

第七卷

碑文三首

墓志銘八首



墓表三首

傳五首

題跋六首

第八卷

祭文七首

贊十七首

箴四首

銘三首

五言古詩二十五首

六言絕句三首

七言古詩八首

五言排律三首

五言絕句十一首

五言律詩六十首

七言絕句一百十三首

第九卷

律詩一百八十三首

第十卷

律詩二百十二首

南齋先生細文靖公摘稿目錄終

南齋先生魏文靖公摘藁卷之一

前集

寧國縣知縣前纂修國史鴻臚寺序班男完編次  
通奉大夫福建布政使司左布政使孫壻洪鍾校抽

序

贈鄒宗盛赴會試序

正統三年秋八月時維大比應天府遵成憲合圻內  
十有三郡之士如例試以三場既撤棘其文得合主司  
程度者凡八十人予爰餘杭鄒縣宗盛名在上列其  
相知者既咸為宗盛榮之已復以上春官有日徵予言  
為贈夫宗盛蓋前左春坊左庶子名濟字用舟贈太子

少保謚文敏者之也惟宗盛當文敏公沒時年尚幼且值家徒四壁然獨於幼綺少年中攻苦駁淡以經史是務雖祁寒暑雨亦不少懈冀鄉之人莫不曰文敏公有子矣暨蒙 朝廷以文敏公教歷之久勞績居多既爲其立祠臬左俾有司春秋祀以少牢復憫其後因而宗盛得廩餼爲弟子員講肄於應天府庠蓋亦與其有成以紹文敏公之後耳今而宗盛一旦卽以所學占名科目以嚮于用然果非宗盛能不以幼綺爲事而攻之於學則曷能以有今日哉予因是知天之生人其之或者世固不乏其人而材之成者尤係乎人之克自樹立以致之也若宗盛者其殆是也夫矧 朝廷之所需在乎實材而學者之應需貴乎實學茲宗盛之得於科目誠非如他之羨養之子務苟得於簾窺壁聽之得也可知矣行將赴春闈對 大廷有不惟取諸甲第爲榮焉殆至見諸行事之日其吐胃中之耿々必有大過於人者在焉則其爲 朝廷之光文敏公之光可卜矣因其相知者之請予敘事此以致云

風旣得言圖序

今年秋八月應天府選 明詔設科取士既撤棘而予交吳門金潤伯玉與焉以戒行上春官對 大廷賓友

咸集錢之于龍江之上維時涼雨初霽長江一碧而伯  
玉之舟帆張風飽有瞬息十里之象衆實咸為伯玉喜  
而宜興蔣君子成以善繪遂操筆即其事作風帆得意  
圖為伯玉贈仍請予序其畫於上夫伯玉自少負才器  
鼓篋庠序間所讀者聖賢之書所習者聖賢之事期于  
有成已應時需蓋無一息而不得其意者有矣矧今  
聖皇嗣大歷眼勵精圖治而所急者賢才伯玉適當其  
會發身科目行將登天子之庭次公卿之列以行其  
所學而遂其所志值茲風帆之便宜乎意之又得致衆  
賓之喜而子成爲圖識之以贈之也孰曰非稱情也哉

然蘇子有曰樂莫樂於得意憂莫慘於不得意  
知君子有不得意爲難而惟恐於得意之日致謹之不  
及爲難焉譬茲舟也泛乎中流浪息風恬雖浮巨海濟  
大河則孰不以爲無虞視之爲易之然也及乎陽侯倏  
怒天吳忽驚檣傾柁折險出須臾當此之時舟中之人  
又靡不魂銷魄褫叫號神明甚而至於手足無所措者  
亦有焉是則視昔之得意今則以爲何如也耶故知君  
子之防危於未然者果不致謹於得意之時乎惟伯玉  
篤學士也余知其意雖無時而不得行則無時而不謹  
由茲謹行以保茲得意則其任重而道遠蓋有無適而

不可者在焉若止曰風帆得意瞬息千里又豈足以盡  
識伯王之喜哉是為序

送山東布政黃公致仕詩序

七十致仕禮也未七十而遽倦以自引退者獨非禮  
乎哉然 朝廷祿秩所以尊榮乎人為人之之所慕戀  
人不得而易釋者也惟人於未七十能不難於自屈以  
決於勇退則豈不為既合於禮而又賢於人者之士也  
耶山東布政使黃公叔志其先四明人實宋尚書黃公  
應麟之裔以尊人宦遊湖之歸安遂家焉公讀書篤於  
行傳人識不識皆知其為君子嘗為吏部之稽勲主書

考功郎中以歷年之久聲稱之隆膺大臣薦授今職  
拜 命之日彼不知者或曰公之政恐閑於內而不閑  
於外或者以其言質之公笑曰吾豈敢於今職輒自必  
其能否惟可自必者能於此心求無媿於所存以無間  
於內外或庶幾焉耳致知者聞之則莫不以公之言為  
長者迨蒞職以所蘊蓄見之於施設俾山東大小之屬  
凡百有餘所咸曰賢哉黃公我方伯也匪特百有餘所  
之屬之民亦莫不成曰賢哉黃公我方伯也夫祿秩之  
隆仕至于方伯且聲譽之著無間於人、茲當獻績公  
乃遽以年耆而決勇退於年未七十之期則其知止知

足謂之不合於禮不賢於人得乎余與公皆浙人又嘗  
為同僚其生年又同而生月則公差長故余以兄視之  
辱公之不鄙夷而加教愛也殊多顧公之去而余則尚  
戀之於祿秩而未之釋則未知公以余為何如也耶冀  
旦夕能承後塵則將攀舟訪公於蒼雲之上當撫掌一  
笑以叙其疇昔則庶乎遂所願也公還今已踰歲余竊  
懷之不置屬友人考功主事夏君公瑾會粹朝之縉紳  
大夫士送公之詩凡若干首以秩成徵序首簡竊揆禮  
有前輕乘常先之故不揣蕪陋以僭書于群玉之首

金長史挽詩序

衛府長史三衢金先生以正統四年五月二十日卒於  
北京之里第朝之縉紳大夫士既弔哭之至形之于歌  
詩以挽之其子統嘗裒輯成帙將以附之於家乘仍請  
余序之烏乎先生予鄉先達也性疏爽才行超踔當永  
樂初以敷陳王道應 詔廷對二策其所以鋪張王道  
者殊至 太宗文皇帝甚嘉納之即授以翰林典籍修  
高廟實錄洎修永樂大典為講官於 東宮尋陞左春  
坊左司直即授 衛王經未幾陞長史先生自是年漸  
高學愈富而日以考圖史通古今為務暇則寄興於杯  
酒間休之然則未嘗以功名利達為較至以文章擅名

於時致求之者戶外之屨無虛日先生亦不辭乃樂為之以肆志于其間雖祁寒暑雨不少輟也與人交無町畦故一時縉紳君子多樂與之游然不屑權貴人謂其自視太高先生則曰吾儒者當如爾也人亦不以為簡余辱先生知廿餘年情好之篤始終猶一日以先生之得於余則先生之得於人也可知矣今先生已矣而念先生之才之學不忘者至形之於詩也夫豈歎乎哉而或者又謂以先生之才知而其學又如此使得置之於大有為之間其設施必有異于人者惜其卒止於此豈非其命也夫此哀之詩又不容於不作也雖然君

子疾沒世而名不稱以諸作者觀之則先生之譽已彰於人矣矧復有子如統者勤學好問以克世其家至褒輯是詩以圖親于不朽是則先生又可謂之不死矣詩凡若干首予姑序之於其端云

### 送孫教授序

吉文孫君宜鉉以江浦教諭秩滿考最陞松江教授也江浦知縣嚴君迪輩徵予言以質別懷且曰宜鉉學純行慤典教江浦者九年於諸生則循循善誘必先之以行檢而後之以文藝嘗曰今之庠序非英俊不獲與不患文藝之不能惟患踐履之不篤誠能使即其耳目之

所及真知而實踐之盈科而進成章而達則庶幾其可也又曰余聞古之為師者言行而身化之道在我矣視夫不與道合者約之使歸於道焉爾彼專以文藝屑之誘之以希進取者何其末哉其用心也如是故不惟成德達材之士屢出其門甚而閭巷之士庶聞其風稍亦踰於禮度者亦知所警飾焉其視彼呻其佔畢資口耳失躬行而遽曰我師也我師也者誠有間矣用是迪輩與耆老諸生咸上章乞留以終惠斯邑孰意茲有松江教授之陞豈某輩之言不足見信耶抑江浦不足以淹宜鉉耶余應之曰余固嘗知宜鉉之為人者及觀都御

之熊公學士李公所著脩建江浦學記尤知宜鉉之為人加詳由是而推則迪輩之欲乞留宜鉉也良不為過惟朝廷豈不曰江浦宜鉉之化已行矣宜鉉之績已著矣矧九載黜陟著為令典且松江大郡久缺其師其郡之望得師寧不尤愈於江浦之望得師乎茲朝廷以宜鉉陞教授松江也亦豈偶然哉幸宜鉉以善教江浦者教松江松江士子以善學聖賢者學宜鉉俾他日松江德行文藝之士彬之輩出有加於江浦則又豈不為朝廷之光諸君之光哉迪輩聞余言釋然曰願請筆為送行序於是乎書



記

六安州修廟學記

學校王政之本也自三代而降有國家者莫不以此爲先務誠以非此而務則風俗何由而厚人材何由而興哉然有學必有廟故廟所以受安乎先聖學所以棲息乎師生凡此苟一之不具不美則士子於何所伸奠獻以報其本於何所隆授受以成其業哉六安舊有學自宋迄今數百年其廟與學也率風凌雨震致敬側敞漏殆不能支久矣邇年前守西蜀樂君彬嘗有志於脩葺不幸將事以疾而沒適今守游君來蒞是州旣視筭

謁廟學顧茲傾圮乃愀然曰是非吾之責乎弗亟圖之不可未幾即首捐已俸以爲衆倡於是僚佐暨凡好義之家聞之咸出資以相其役君乃不徒葺其舊觀易其蠹更其朽而已復拓地廣楹經營締構至廟之禮殿兩廡學之論堂齋舍之類屋以間計者若干迨夫像設祭器不周歲爲之一新卒俾州之人士過者罔不嘖々稱嘆以謂非君之力則莫能致是役也實經始於宣德十年之十月訖工於正統元年之七月余忝職太常其學正程吉訓導李哥馮徽暨生員王賢康極等絕江寓書於余友國子生張禎以紀其績余以不文辭者固已不數

日張復介余僚友手丞王君宗諤請之者甚勤勉爲之言曰惟王制諸侯之學曰泮宮昔者魯侯脩泮宮詩人誦之而春秋不書蓋脩學常事也故春秋不書焉雖然以公之是役不可以常事目之而不書也何者以今民牧觀之廉者則謹於矜持能者則勤於徵辦貪者則惑理窮欲積其貲則不過爲己之宮室之謀妻子之計而已皆孰肯致意於學校哉是則若君之達大體而急先務於是役也可不書之以爲是州後來爲民牧者之勸乎惟六安之士子來游來歌者尚當以君作新學校之心爲心而惟忠惟孝以自勗在必人々爲時之聞人則

庶幾於君是役爲不忝焉君建寧人名璧字景璠由國子生嘗守沅州滁州至爲令守云

廬州府學五賢祠記

古者有道有德之士歿則祭于瞽宗故後世學校之有先賢祠者亦其遺制也廬州府合肥縣學舊祀宋孝肅包公忠肅馬公定肅王公餘則未之祀焉若夫漢文翁實郡之舒城人爲蜀郡興學於成都爲天下先元忠宣余公亦郡之合肥人一門死節於元季是皆有關於風化者則郡又不知考而與三賢合祀之茲又非闕典歟乃者盱江揭君稽由名進士以清才碩學拜監察御史

復膺簡畀來守是邦鞠躬盡瘁以興廢舉墜為已任既  
首以郡之學宮傾圮不足以培養士子請之于 朝徵  
材庀工檄知事吳敏董其役上自講堂齋舍下至射圃  
庖湍致靡不煥然為之一新已復於 大成殿之戟門  
西偏構祠一區即併縣學舊祀之三賢合令增之二賢  
以中為尊以世為序中則漢蜀郡守文翁左則宋孝肅  
包公右則宋忠肅馬公又左則宋定肅王公又右則元  
忠宣余公各以其姓氏爵謚準式為室而奉安之室皆  
東向合而名之曰五賢祠殆足郡之未備以係邦之人  
士之思也噫尊本崇德固儒者事然非君達治體敦敦

本則雖儒者亦視此事為贅疣者多矣君其賢于人矣  
乎矧五賢之在當時言行政事表之于人其風聲氣澤  
垂之千百世雖天下之人猶企慕之而不已况五賢有  
或生於其斯者有或過化于其斯者則郡之人士宜又  
何如其企慕之也邪雖社而稷之尸而祝之則孰曰不  
宜此君於五賢之祠不容于不建者抑又非因民之情  
而有以致之也歟夫抵善為治者莫先於興教故教興  
則治美而教之為教其切于人者莫大於忠與孝焉五  
賢之行忠孝備矣惟是邦之彥俊歲時登茲五賢之祠  
仰瞻列室尤有不徒惟致其敬者在焉宜思其平日之

所以忠所以孝以盡為人子為人臣之職期不忝為人  
於兩間者則有不逮夫旁求遠訪而學有餘師矣若然  
則郡之風俗其有不厚人材其有不興治道其有不美  
者邪詩曰高山仰止景行止慎毋忘公建祠興教之  
心哉學之修實肇工于正統二年之正月訖工於明年  
之二月學修而祠亦隨之故學成而祠亦成是後也君  
之力固多若與其力者同知邵宗通判李讓史均勤推  
官趙敬張鏞經歷閔珪沈達照磨李祐檢校丘泰教授  
陳孟旦訓導李清彭墳江昭亦不可不牽聯而書之也  
因公寓書托鄉貢進士李誼抵余徵記其興作由以不  
不贅

忠節堂記

宣德二年春交趾之叛也蠻賊黎利寇諒山府知府易  
公死之事聞上嘉念之贈廣西布政使司叅政仍為  
文勅禮部遣進士張純諭祭之洎復其家鄉之人慕  
公之為人不可作伏覩哀公之誥其辭有曰忠義人  
臣之大節遂顏公平日所居之堂曰忠節其倩今戶部  
主事甘君霖徵予記之公名先自太初湖廣之湘陰人

由太學生膺推擇授諒山府知府能子育其民致民愛  
之如父母旣九載當蒙民挽留之不可得時今少保  
戶部尚書東萊黃公與撫交趾以民之情上于朝拜  
命復職當黎利之叛其勢甚猖獗交趾郡縣多被陷沒  
獨公於諒山效死守者數月賊增衆攻城之中食盡矢  
絕能奮弱爲強誓于衆曰吾奉 上命授一郡之寄脫  
有不測郡亡吾與俱亡義不可污賊手敢有異心者即  
死又踰月終無一人降者後以賊攻之愈急而援之者  
不至度不可支即自經死嗟夫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  
以其有禮義也然舍生取義惟正人君子斯能任之何

也由其涵養有素篤信不回是以捐軀就義而跡死猶  
歸如公之樹立如此固所以植綱常而厚風化抑豈非  
真有所自而能然耶其視棄城圖存擁疆兵坐觀成敗  
若都督蔡福輩卒不逃於國典致貽誚無窮者果何人  
哉今公不可作也其忠義之間在天地間有不啻若烈  
日秋霜其耿々不磨豈徒一鄉之人慕之雖四海之人  
亦莫之豈徒四海之人慕之載之竹帛殆千百載之人  
亦胥慕之矣噫公何負於為人臣哉公何負於為人臣  
哉余不佞不腆之辭書揚之堂壁以慰夫鄉人之思云

古者列國失政史必錄之若宮室川梁脩治之不時亦  
係焉今之縣猶古之列國而司之者不可於所治視之  
猶博舍而漫不加者哉宣德六年某月貴溪傅霖時佐  
以才選授丞嘉興政教既等重惟邑治歷歲滋久歌不  
傾圮惕然于衷謂夫公弗茸必積久益壞且無以昭等  
威肅民庶也亟歎撤而新之尤慮僚友弗協即謀及之  
而僚友亦闔辭無異乃首捐已俸為興作倡由是僚友  
及邑民之好義者亦從而樂為之助若夫朝程夕督於  
木石諸費則惟時佐是司焉經始於時佐蒞政之又明  
年某月落成於經始之明年某月屋以間計若干其弘

敞嚴邃規制合度則視昔有加誠不啻若泰山巖之  
聿稱具瞻也然嘉興寔浙水西壯邑要衝叢劇素號難  
理故官于是者恒以闕決徵辦為急其於官府之葺治  
不暇也久矣是役也費不出于公力不勞于民一旦俾  
其堂室門廡輪焉奐焉於舊一新此固由時佐視官猶  
家而無所私以誠立事而無所憚用克底于有成抑非  
僚友之虛已讓能邑民之好義循禮則時佐亦烏得畢  
志殫慮以致其重如斯哉是皆可書也茲同邑丞夏某  
以斯舉之善不可沒徵記于予故樂為之書若時佐  
之於政於教而贊于邑固多有可稱者以無關於修建

則畧而不贅

揚州府儒學重脩記

自司徒典樂之官設而學校之制興其風俗之厚人材之盛實本于是故有國家者未有不以此為天理之大方焉然興廢無常而振舉之任不可不屬之於人若揚之有學建自于宋數百年來殿堂齋室歛不救漏日就弗支率無以其為政之所宜究者時三山陳君真寔守是郡顧茲傾頽乃愀然曰學校守令先務吾弗亟圖孰之責也即謀脩葺會監察御史滇南張君謙以按部至君遂以斯舉白之君曰獨非吾之責乎由是二君各首

捐已俸鳩材僱工迨諫吉就事而官僚之好義者若衛指揮使姚麟府同知姜文通通判推官孫景銘輩聞之咸感奮亦出資樂為之助材于是而益善工于是而益良乃易其已壞補其未備首作大成之殿繼以明倫堂藏書樓下暨齋序門廡倉庫庖廡經營締構以間計者凡七十又三財不費於公力不勞於民俾棟宇之崇麗貌象之顯嚴應規合制視昔有加餘資則又錄祭器之未備者範鐵以足之經始於宣德七年之春訖工于明年之夏茲教授某僉謂斯舉于學之所宜有者已無一之不具不可無述以示久遠爰具寔遣其徒盛其絕江

而來囑予記之洪惟天朝聖王相承丕顯人文於學校之政尤切加意誠欲陶斯世斯民以躋於唐虞三代之盛既有官有師矣復以提調勉勵之責歸之於任守任司風紀者焉觀二君子茲學葺治之勤如是可謂知大體而祇奉揚德音克盡其責者歟矧揚為淮海與區密邇畿甸民素有養而知教是則後之來游來歌之士其可不益懋所學而惟忠惟孝以期上無負于朝廷下無忝於二君哉

高處士壽藏記

處士姓高氏名宗浙字叔胥別號松琴山陰人年僅周

甲子即營家壙於邑之梅山之陽一日不遠千里涉滄江詣太常言曰吾聞人之於世生其寄死其歸故知人生而死猶晝而夜必然理也不知理者諱之吾則不然今已預為其地以俟其歸尤望執事願述吾平生之槩鐫石以記其上幸勿辭敢請余聞高氏自太尉府君於宋自汴徙居山陰之梅山子孫蔓延遂為邑之望族田園甲於編戶詩禮聞于一鄉若處士亦其族之傑然者也惟處士遭家不造僅五歲喪父諸兄被逮產業悉蕩析無遺獨遺母氏與居及成童乃奮然曰吾家夙昔田則連立接隴屋則切漢干雲今吾何卓錫之地且無顧



吾母托何而養吾身托何而遂哉復謂之曰吾他日苟不能爲人以大吾先世之大非高氏子黎邵蚤夜業農與商有贏則銖積錙累期成于豐居無幾何則家業果由漸而至大焉旣而復曰利固足以資吾之生苟不讀書則何以知禮義從而爲人哉遂創書屋積書數千卷於其中稍暇則耽玩之不少怠時侍讀華居唐先生助教橋樂張先生浮沉里中輒延館工其家有疑則從而質之以啓其不逮至爲萬石長凡於飛輓之勞有命卒不辭每爲鄉人之所先人有負不平赴愬於其門者則以大義折之致人罔不帖信服而去晚年樂施予設

義塾延師以教鄉之子弟有貧不給者生則以食周之死則以楫歛之自里之錢清抵郡西郭相距六十里凡橋道之傾圯者則脩葺以時恒以爲己任一曰人竊其牛牧豎踪跡之已得其人問之爲誰曰某甲也處士嘿然久之曰勿再言勿再言人密察之爲何蓋其故人子也致知者旣高其義又高其量焉處士生平英邁倜儻遇事有爲且於成敗能預燭幾故致家業之復興門望之不墜者豈偶然哉若茲當強健之年而預營家壙以備金歸抑又非達生知命能之耶惟仁者必有壽然中壽八十下壽六十人享之固皆謂之壽特高壽百年人

享之者鮮以處士之存心在於仁者過人殆見上壽之不歸處上而誰歸哉若茲家壻誠預為之也因其請余姑記之俾歸以錄其

通州重脩廟學記

維揚通州之重脩廟學也既訖工州之守番陽劉復告予曰復奉命忝守于通初至首詣學行謁先師禮暨登明倫堂視師生講肄顧其廟與學皆頽圯弗支殊失具瞻輒與僚友同知梁埤判官牟仲川陳賜謀欲撤而新之以徵輸事殷卒未就緒適州士陳志學以貴州憲僉致仕來歸聞之曰斯廟學者吾夙蒙教養地也獨不

可助之乎即奮然捐資為首倡既而守禦千戶陳瑄聞之其助也亦不減於僉憲於是復等以二公之義而於始謀乃需材徵匠於廟作大成殿兩廡戟門靈星門於學作明倫堂三齋觀德亭凡所宜有者視昔日有加煥然一新俾來游來歌者罔不嘖、稱嘆肇工於宣德七年七月十二日訖工於明年二月十五日然復等雖亦預力其間向非二公之倡其何能濟願為文以紀其績敢請予聞通之廟學宋初在州城東其堂其構者守曾環也後遭兵燹遷於州城西復其規制者守康淵也嗣是若試兵部尚書印應雷守揚布通判劉雲翼至 聖

朝守熊秦皆克留意以經營之焉以是觀之前作後述  
嘗有其人茲舉也固作州者分內之常事耳然較之不  
知當務之為急而漫不加省坐致鞠為草莽者復其亦  
賢於人矣且今美輪美奐不自有其功而歸功於仗助  
之者其又不賢於人能之乎是則諸公之功皆可書也  
竊惟廟以奉先師以崇教事其為風借人材之所繫自  
古有國家者無不以為重况 聖朝致嚴廟學視前代  
又為過之故賢而有民社寄者亦未嘗不體之以用其  
心矧通為圻內之地尤有風俗人才在所當先所重之  
繫者乎繼自今尚幸膺其寄者知急其所務能如復之  
心為心則通之廟學其有不常存風俗其有不常美入  
才其有不常盛哉予姑以是答復之請俾歸刻之非特  
紀諸公之績而且以勸其來者云

雲南府學題名記

洪惟 聖朝文德誕敷雖極天所覆極地所載罔不丕  
冒孰曰雲南去 天萬里遠在一方而有所未暨哉矧  
其地自入職方有今黔國沐公之祖父黔寧王暨父忠  
簡王叔父都督公世奉 朝命鎮守其地至若布政使  
陝西張公紘參政河南王公鈍輩相繼臨蒞悉能上遵  
著令崇學校重師儒俾詩書禮樂之教輒能與中州等

聿致其仕亦各因之爭自磨濯其於有用願為 帝臣  
者彬一輩出迨今七八十年有加不替猗歟盛哉 日  
予友監察御史張淑子善蓋由其庠序而登進士第者  
願以鄉之士若進士若貢士自學校而出者咸題名于  
石殆不惟榮其已出之賢亦將風厲其後來之者請予  
記其首嗟夫子善之用心誠與人為善仁人君子之心  
也是則獲厠名于是者必能知其所自榮其榮而益勉  
力於顯融矣繼自今其來者則又曷可不思步武前列  
以彰 朝廷文德之美與方岳重臣之所以相成而必  
圖其所報稱哉

浙江按察司副使陶公死事記

浙江按察司副使陶公之死于處寇之難也其同寅俞  
事陳公以金華蘭溪之民感公捍禦之德之功之請欲  
貽公之死於不朽具事之始末以狀來徵予記按狀公  
成字孔恩廣西之鬱林人膺鄉薦升太學累官至大理  
評事用廷臣薦拜浙江按察司余事當正統戊辰冬處  
之寇起於麗水剽掠鄉里殺害軍民 上聞命將討之  
公與都指揮僉事崔源領兵分鎮金華之武義據賊出  
沒之衝以木為砦竭心殫力晝夜守禦民賴以安者久  
之後賊首陶得二大肆猖獗率眾將攻公砦公獨運謀

出兵殺其衆最驍勇者數百人并生擒者百餘人撫其  
來降者又三千餘人得二乃懼率其餘黨遠遁深山事  
聞以功陞公副使又明年五月庚申得二復率衆來攻  
公亦出兵與戰時賊勢大張或有勸公稍却以避其鋒  
者公毅然不從乃嚼齒厲聲以誓衆曰彼寇螻蟻耳孤  
狸耳乃敢於我為抗吾受 上命禦寇以安民吾將與  
爾衆與殄滅此賊決於今日令我稍却寇豈不以我為  
怯耶今既至此吾誓不與寇俱生倘萬一不利而 天  
兵駐于金華者聞之必壓境而來吾亦當為厲鬼助  
天兵以鏖粉此賊於無噍類也誓畢乃麾兵極力與戰

自邠至酉勝負未決不意岩中火起我衆遂潰公竟與  
都指揮僉事崔源俱死之寔正統己巳之七月某日也  
嗚呼忠義天下之大閑也世能知之者雖有求其能以  
身而臨難不避視死如歸者能幾何人耶若公之死于  
其所事明白正大與烈日爭光不負 朝廷付畀之重  
豈不謂之大丈夫哉孰知公死未幾得二等即就  
天兵之擒以明正其典刑焉故人咸謂得二之滅則公  
誓言為有驗矣亦有以見公英靈之不死耶今公之死  
雖死於武義而蘭谿之民不忘公者蓋以寇之初起時  
公先屯鎮蘭谿能致寇不敢犯民獲以安故蘭谿之民

聞公之死慕其功德欲圖其不朽故白于憲僉公而有此舉也抑亦非蘭谿之民得聞聖人之教以德報德而然也歟憲僉名永江西之泰和人有所為蓋於公之沒後嗣鎮金華亦有功德于民者宜併得牽聯而書之於是記

溧陽縣學科貢題名記

士有題名以表著於庠序者其來尚矣蓋將以褒已往而勸將來也此溧陽知縣古筠鄒公璠於邑科貢題名之石所由立也歟惟溧陽為畿內壯縣涵濡聖化其賢才之出固屢有其人然知縣事者於學校有提調之

責故每當獻績之時吏部必稽其科得人與不得人

以第其殿最焉此即公汲於於是者其亦激勵之一机必欲期盡其責以體朝廷注意賢才於學校也其心

不既盛矣乎一日遣其子某介國子生邑人羅震請予

記其由夫士生聖世欲得其名以效其用者人孰無

是心特有是心而無是學則又不足以致之也學之道

無他其則不遠亦惟視諸先達之所以學以得其名以

效諸用耳雖然進取之學人皆可能惟有志之士既與

美或得其名必在兢之焉恐名浮其實足實足以稱其

名而後可庶幾也苟徒惟弄紙筆以獵利祿其於真知

南齊書 卷二十一  
實踐則漠然無一得之於己而規於虛名是尚則又  
豈得謂之士乎孔子曰後生可畏諸士子敢不勉諸  
公字其讀書博行嘗為斯邑丞有善政既九載民留之  
上乞其請陞令職云

汝寧府重脩學記

汝寧府古蔡州也元至元癸巳始陞為府其府學即舊  
州學金皇統間所建者知府也律文謙以湫隘弗稱且  
遭焚蕩惟禮殿僅存遂改為汝陽縣學別構府學于府  
治之巽隅今學子是也皇慶改元知府張昇又以其規制  
簡率復脩飾之茲學至是始克就緒垂今二百載風埃

雨震其間梁木則未免頽毀黜聖則未免漫漶瓦礫則  
未免缺落致過之者莫不為之咨嗟惋惜病其未有注  
意於此者焉正統三年春保定李公敏以知府事來蒞  
是邦政事之餘乃愀然曰斯學之傾圮獨非吾之責耶  
惟役殷費廣顧力寡不能獨勝乃謀之於守禦千戶倪  
公誠等暨邦人之篤於斯文者咸唯唯以樂助之公即  
首捐已俸為倡不踰月得所助百金以兩計者凡四百  
有奇公悉屬教授紀震掌之既而召度材肇工于正  
統四年之二月記工於明年之秋八月殿堂室廡視舊  
奐然一新規制且尤加弘敞既落成公復以學之師生

南齊書 卷二十二  
出人之塗卑狹沮如又以他地易軍民所居之地闢為  
大道榜其綽襖曰興賢致邦之人士若老若稚無不改  
觀易視而稱嘆嘖焉未幾公以膺召陞尹南京之應  
天府嗣其任者若知府李公秉同知張公健皆豈弟君子  
也觀茲成績謂公之興建與千戶公等之伙助不可無  
述以示後之來者乃徵記於予夫學校為美教化育  
人才之所實王政之所當先者也興學之宜有若殿廡以  
崇奉聖賢堂室以棲止師生是則殿廡堂室皆一日  
不可無者苟有興墜以郡守有提調之責奚可置之以  
為度外事耶若公夙由庠序登太學嘗佐郡鳳陽以賢

以能聲聞日著膺薦陞茲郡守下車之初固宜汲亡視  
之以為先務然其殫心竭慮經之營之俾其克底于成  
良亦難矣茲李公張公念公之興建與千戶公等之義  
助能不沒人之善求文以表章之是亦厚德之事皆可  
書也且聞公於是學締構垂成之頃所乏者堅韌之材  
以足棟桷之需忽一夕大風拔木於近地得所拔槐榆  
合度者數十本以足其用或謂公之是念與神明通而  
神明茲有以相其成也故併及之以為記

太和縣重修廟學記

郡邑必有學上必有廟以奉先師學以育賢才廟學



之制其來尚矣太和為今鳳陽支邑而廟興學在邑治之南自宋肇建來以多歷年所其棟宇垣墉頽圯殊甚柰於興廢舉墜久無有為其音者正統五年夏長沙張侯處仁自曹監釋褐來知縣事展謁之餘乃愀然曰吾拜 朝廷命以忝今斯邑而職所當先者莫先於風化風化之興必由於學校顧茲風化所係之地而上兩旁風弗稱其瞻者如是吾奚可不於此以用其情哉即首捐已俸為興作計既而以役殷費浩慮所捐不足以副所需復謀諸僚佐謀諸邑之好義之家一时有或以財有或以力者咸樂欣助之不啻若雲集而川匯焉處仁

於是乃鳩材僱工撤而新之於廟作大成殿作兩廡於學作明倫堂作兩齋下至庫庖庖漏之所靡不畢具屋以間計者凡若干俾一旦輪焉奐焉致人無不嘖嘖稱嘆改觀而易視焉始事於正統某年之春訖工於正統某年之夏既落成學之教諭某訓導某謂處仁之績不可不紀以示將來遣其徒王環請予記之夫學校正政之本也洪惟 聖朝聖 相承視之前代崇尚惟盛既設師儒以專其教已復責守令以提調之 勅憲臣以激厲之誠欲風化美而賢才興其注意於學校者非一日矧太和實圻內風化所當先之地任其任者宜其奉

承德音莫敢或後是以處仁下車之初不暇他及而  
汲於此以用其情斯又非知所先後賢於人者能之  
乎嗟夫興學校固為上長民者之首務然則來游來歌  
之士又何可不知學者於學之所當務者耶且學者學  
夫聖賢在必心聖賢之心行聖賢之行真知而實踐善  
也吾從不善也吾避停本抑末崇雅黜浮蚤夜孜孜思  
所以仰答朝廷之所需而不負出於學校可也若夫  
昧其遠者大者惟簾窺壁聽徒弄紙筆計鈎科名微利  
祿以為身家之榮則末矣于是知處仁今日之是舉豈  
曰尚虛文觀美哉予因紀其興作之由而得併記之以

為學者勸云

番陽重建忠烈廟記

番陽郡城之內魁輔坊之東有廟曰忠烈創自有宋迄  
今幾五百年邇以居民不戒於火廟併燬之郡之人士  
感神之惠有素謂神不可無廟以烟其祀咸捐已財力  
諏吉樂為之重建焉既成其郡人華亭二尹張君鳳應  
馳書告予曰吾郡有神廟曰忠烈俗傳為忠烈王廟凡  
郡民歲時有祈焉報焉告成事焉者則項背相望悉神  
是懇而神貺屢昭如響斯應已非一日近燬于火民復  
建之其神之妥靈人之禋祀不改猶昔願執事文以紀

其興作之由用登于石以示後之來者按郡志神蓋宋高陽閔都部署康姓保裔其名真宗時契丹入寇戰死于瀛忠臣也祭法曰有功於民則祀之能捍大患禦大災則祀之若神之死事死于瀛宜廟于瀛祀於瀛禮也今而廟于番陽莫知所據或曰宋以神之死詔天下皆立廟以表其忠義何今天下郡縣皆無其廟獨番陽有之耶抑子聞昔人有寓於其地以土之神奉之及還私奉其歸以奉如吾浙之宋相史浩使宣城以祠山之神有靈遂奉以歸至今四明有祠山廟是也意神在當時必有廟亦豈非番陽之人有或仕或商于瀛者奉歸

以祀之此廟之所由立也歟夫禮以義起有不容於不辦惟神廟于番陽有年神必福其民也彌深故民之事神也彌篤不然今廟既燬而民復樂捐財力以重建之致輪焉奐焉俾神有所棲人遂所仰有如是耶繼自今吾知神之靈洋洋在上必鑒民之奉之誠其敷佑番陽之民也必又愈於前日夫廟自殿堂以及門廡之類屋以間計者大小凡若干始事於正統某年之春訖工於正統某年之夏具有或以財或以力攸助以成其廟者郡之人士黃振宗輩於此不及悉書則別列姓氏于碑陰云

Blank manuscript page with vertical lines.



